宋書

三二



列傳第四十四　　宋書八十四

臣沈　約　新撰

鄧琬

袁顗

孔覬

鄧琬字元琬豫章南昌人也高祖混曾祖玄竝爲晉尚書吏部郎祖潛之鎮南長史父胤之世祖征虜長史吏部郎彭城王義康大將軍長史豫章太守光祿勳琬初爲州西曹主簿南譙王

義宣征北行參軍轉參軍事又隨府轉車騎參軍仍轉府主簿江州治中從事史世祖起義版琬爲輔國將軍南海太守率軍伐蕭簡於廣州攻圍踰年乃克以臧質反爲江州刺史宗慤所執值赦原琬弟璩與臧質同逆質敗從誅琬弟環亦坐誅琬在遠又有功免死遠徙仍停廣州久之得還除給事中尚書庫部郎都水使者丹陽丞本州大中正大明七年車駕幸歷陽追思在藩之舊下詔曰故光祿勳前征虜長史

鄧琬之體局沈隱累任著績朕昔嘗藩重見
佐務心力款盡弗忘于懷往歲息瑗凶悖自取
誅翦沿恩及琬特免釁戮今可擢爲給事黃門
侍郎以旌琬之宿誠明年出爲晉安王子勛鎮
軍長史尋陽內史行江州事前廢帝狂悖無道
以太祖世祖並第數居三以登極位子勛次第
既同深構嫌隙因何邁之謀乃遣使齎藥賜子
勛死使至子勛典籤謝道遇齋帥潘欣之侍書
褚靈嗣等馳以告琬泣涕請計琬曰身南土寒

士蒙先帝殊恩以愛子見託豈得惜門戶百口
其當以死報效幼主昏暴社稷危殆雖曰天子
事猶獨夫今便指率文武直造京邑與羣公卿
士廢昏立明景和元年十一月十九日稱子勛
教即日戒嚴子勛戎服出聽事集僚佐使潘欣
之口宣曰日少主昏狂悖戾並是諸君所見聞
顧命重臣悉皆誅戮驅逼王公幽辱太后不逞
之徒共成其釁京師諸王並見囚逼委危虎口
思奮莫因身義兼家國豈可坐視橫流今便欲

舉九江之衆馳檄近遠以謀王室於諸君何如
四座未荅錄事參軍陶亮曰少主昏狂醜毒巳
積伊霍行之於古殿下當之於今鄙州士子世
習忠節況屬千載之會請効死前驅衆並奉旨文武
普進位一階轉亮爲諮議參軍事領中兵加寧
朔將軍揔統軍事功曹張沈爲諮議參軍統作
舟艦參軍事顧昭之沈伯玉荀道林等參管書
記南陽太守沈懷寶岷山太守薛常寶之郡始
至尋陽與新蔡太守韋希直並爲諮議參軍領

中兵及彭澤令陳紹宗並爲將帥初廢帝使荆州録送前軍長史荆州行事張悦下至盆口琬稱子勛命釋其桎梏迎以所乘之車以爲司馬加征虜將軍加琬冠軍將軍二人共掌内外衆事遣將軍俞伯奇率五百人出斷大雷禁絶商旅及公私使命遣使上諸郡民丁收斂器械十日之内得甲士五千人出頓大雷於兩岸築壘巴東建平二郡太守孫沖之之郡始至孤石琬以沖之爲子勛諮議參軍領中兵加輔國將軍

與陶亮並統前軍使記室參軍荀道林造檄文
馳告遠近會太宗定亂進子勛號車騎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令書至諸佐吏並喜造琬曰暴亂
既除殿下又開黃閤實爲公私大慶琬以子勛
次第居三又以尋陽起事有符世祖理必萬克
乃取令書投地曰殿下當開端門黃閤是吾徒
事耳衆並駭愕琬與陶亮等繕治器甲徵兵四
方郢州刺史安陸王子綏荊州刺史臨海王子
頊會稽太守尋陽王子房雍州刺史袁顗梁州

刺史柳元怙益州刺史蕭惠開廣州刺史袁曇遠徐州刺史薛安都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湘州行事何惠文吳郡太守顧琛吳興太守王曇生晉陵太守袁標義興太守劉延熙並同叛逆先是廢帝以邵陵王子元爲冠軍將軍湘州刺史中兵參軍沈仲玉爲道路行事至鵲頭聞尋陽兵起停住白太宗進止之宜太宗以子勛起兵本在幼主雖疑其不即解甲不欲先彰同異敕令進道信未報琬聞子元停鵲

頭不進遣數百人劫迎之乃建牙於桑尾傳檄
京師曰陽六數艱靈𩆜相襲高皇受歷時乘雲
轡頓於促路文祖定祥係昭睿化翦於中年二
凶縱禍三綱理滅宗主俛首姑息逆朝枕戈無
聞倫榮有秩孝武皇帝釋位泣血糾義入討投
袂戎首親戮鯨鯢九服還輝兩儀更造雲旻
不惠棄離萬國皇運重砮嗣王荒淫孤以不才任
居藩長大懼宗稷殲覆待日故招徒楚郢飛檄
京甸志遵前典黜幽陟明庶七廟復安海昏有

紹豈圖宋末悔禍釁亂奄臻遂矯害明茂篡竊
天寶反道効尤蔑我皇德干我昭穆寡我兄弟
恣鴟鴞之心踣倫頡之志覆移鼎祚誣罔天人
藐孤同氣猶有十三聖靈何辜而當乏饗昔隆
周弛御晉鄭入是依盛漢中陵居章抗節支苗輕
屬猶或忘軀況孤忝惟臣子情地兼切號感一
隅心與事痛是用飲血衽金誓復宗祀今遣輔
國將軍諮議參領中直兵孫沖之龍驤將軍陳紹宗
率螭虎之士組甲二萬泝流電發逕取白下龍

驤將軍領中直兵薛常寶建威將軍領中直兵
沈懷寶長戟萬刃羽騎千羣徑出南州直造朱
雀寧朔將軍諮議領中直兵陶亮龍驤將軍焦
度揔中黃之旅梟雄三萬風掩江介雲臨石頭
建威將軍張洌龍驤將軍何休明提育獲之徒
勁悍之卒邪趨金陵北指閶闔龍驤將軍張係
伯龍驤將軍陳慶勒輕銳五千彊弩一萬飛鋒
班瀆齊會西明冠軍將軍聶陽內史鄧琬撮湘
雍之兵勇敢四萬授律總威飆集京邑征虜將

軍領府司馬張悅蒼兕千艘水軍五萬大董羣
校絡繹繼道冠軍將軍豫章內史劉衍寧朔將
軍武昌太守劉弼寧朔將軍西陽太守謝稚建
威將軍領中直兵晉熙太守閻湛之皆掃境勝
兵薦誠請効後將軍郢州刺史安陸王子綏懷
恩纏慕鞠旅先辰冠軍將軍湘州刺史邵陵王
子元席飄陵波整衆遄至前將軍荊州刺史臨
海王子頊練甲陝西獻徒萬數輔國將軍冠軍
長史長沙內史何惠文見抜先皇誠深投袂冠

軍將軍雍州刺史袁顗不謀同契雷發漢南建
武將軍順陽太守劉道憲懷忠抱慨不遠三千
梁益青徐兗豫吳會皆密介歸誠誓為表裏
狐親總烝徒十有餘萬白羽咽川霜鋒照野金
聲振谷鳴鼙聒天凡諸將帥皆忠無匿情智無
遺計果斡剛鷙譎略多奇水陸長驅數道並進
發舟踰險背水爭先以此衆戰孰能斯禦推此
義銳滄海可堙諸君或荷寵前朝感恩舊日或
弈世貞淳見危授命而逼迫寇手効節莫由今

大軍密邇形援已接見幾而作豈俟終日便宜
轉禍趣福因變立功夫旦奭與三監並特金霍
與上官共主邪正糅雜何世無之但績亮則名
播姦驕則道消耳紀季入齊陳平歸漢身尊譽
遠明誓是哀成範全規殷監匪遠若玩咎惟休
告舍罔悟則誅及五族有殄無遺軍科爵賞信
如皦日巫山既燎芝艾共烟幸遵良塗無守毀
轍檄到宣告咸使聞知購太宗萬戶侯布絹二
萬匹金銀五百斤其餘各有差太宗遣荊州典

籤邵宰乘驛還江陵經過襄陽表顗馳書報琬
勸勿解甲并奉表勸子勛即位郢州承子勛初
檄及聞太宗定大事即解甲下標繼聞尋陽不
息而顗又響應郢府行事録事參軍荀卞之大懼
慮為琬所咎責即遣諮議領中兵參軍鄭景玄
率軍馳下并送軍糧琬乃稱說符瑞造乘輿御
服云松滋縣生豹自來柴桑縣送竹有來奉天
子字又云青龍見東淮白鹿出西岡令顧照之
撰為瑞命記立宗廟設壇場矯作崇憲太后璽

令羣僚上偽號於子勛泰始二年正月七日即位於尋陽城改景和二年為義嘉元年以安陸王子綏為司徒驃騎將軍揚州刺史尋陽王子房車騎將軍臨海王子頊衛將軍並開府儀同三司邵陵王子元撫軍將軍其日雲雨晦合行禮忘稱萬歲取子勛所乘車除腳以為輦置偽殿之西其夕有鳩棲其中鵶集其幰又有禿鶖集城上子綏拜司徒日雷電晦冥其震其黃閤柱鵄尾墮于地又有鵄棲其帳上以鄧琬為左將軍尚

書右僕射張悅領軍將軍吏部尚書征虜將軍如故進袁顗號安北將軍加尚書左僕射臨川内史張淹爲侍中府主簿顧昭之武昌太守劉弼並爲黃門侍郎廬江太守王子仲委郡奔尋陽亦爲黃門侍郎鄱陽内史丘景先廬陵内史殷損西陽太守謝穉後軍府記室參軍孫詵長沙内史孔靈産參軍事沈伯玉荀道林並爲中書侍郎荀卞之爲尚書左丞府主簿沈文爲右丞府主簿蕭寶欣爲通直郎琬太息粹悅息洵並正

員郎粹領衛尉洵弟冽司徒主簿建武將軍領軍主晉熙太守閻湛之加寧朔將軍廬陵內史王僧亂爲祕書丞桂陽太守劉巻爲尚書殿中郎褚靈嗣潘欣之沈光祖中書通事舍人餘諸州郡並加爵號琬性鄙闇貪吝過甚財貨酒食皆身自量校至是父子並賣官鬻爵使婢僕出市道販賣酣歌博弈日夜不休大自矜遇賓客到門者歷旬不得前內事悉委褚靈嗣等三人羣小橫恣競爲威福士庶忿怨內外[illegible]

宗遣散騎常侍領軍將軍王玄謨領水軍南討吴興太守張永爲其後繼又遣寧朔將軍尋陽内史沈攸之寧朔將軍江方興龍驤將軍劉靈遺率衆屯虎檻時東賊甚急張永江方興回軍東討尚書下符曰夫晦明遞運崇替相沿帝宋之基懋業維永聖祖重光氤氲上業狂昏承祀國維以紊毒流九縣釁穢三靈搢紳戮辱黔庶塗炭人神同憤朝野泣血聖上明睿在躬膺符握曜眷懷家國夙夜劬勞懼社稷湮蕪彝倫左

衽天威雷發氣沴冰消殄凶誅門不俟鳴條之旅殲虐牧野無勞孟津之鉞華夷即晏晷緯還光鏗鏘聞於管絃翺翔被於冠冕同軌仰化異域懷風劉子勛昏世稱兵義同翦惡明朝不戢同識邪正窺窬畿甸逼遏兩江陵上無君暴於遐邇王赫斯怒興言討違命彼上將治兵薄伐今遣寧朔將軍尋陽內史沈攸之輕銳七千飛舟先邁龍驤將軍劉靈遺羽林虎旅連鋒繼造假節督南討前鋒諸軍事冠軍將軍兗州刺史

殷孝祖驅濟河勁卒電擊雷動使持節車騎將
軍江州刺史曲江縣開國侯王玄謨悉徒五萬董
統前師使持節侍中司徒揚州刺史建安王休
仁擁神州之衆揔督羣帥龍驤將軍劉勔寧朔
將軍劉懷珍步騎五千直指大雷寧朔將軍柳
倫司州刺史龐孟虬淮潁突騎邪趣西陽使持
節驃騎大將軍豫州刺史山陽王休祐揔勒步
師連旗百萬河舟代馬遄騖江濆越棘吳鈎交
曜鐵服茄鼓動坤維金甲震雲漢犄角相望水

陸俱發冠軍將軍武念率雍司之銳巳據樊沔
徐州刺史申令孫提彭宋剽勇陵塗燄奮皇上
當親馭六師降臨江服旌旆掩雲舳艫咽海昔
吳楚連衡燕淮勁悍塵擾區內聲沸秦中霧散
埃滅豈非先鑒而嬰彼孤城以待該天之網迫
此烏合以抗絡寓之師雲羅四掩霜鋒交集猶
勁飆之拂細草烈火之掃寒原燋卷之形昭然
已著朝廷惻愍我僚吏哀矜我士民並亦何辜
[illegible]

抵冒王威同焚旣至雖悔奚補奉詔以四王幼
弱不幸陷難兵交之日不得妄加侵犯若有逼
損誅翦無貸左右主帥嚴相衛奉詿誤之罪一
無所問琬遺孫沖之率陳紹宗胡靈秀薛常寶
張繼伯焦度等前鋒一萬來據赭圻沖之於道
與子勛書曰舟檝已辦器械亦整三軍踊躍人
爭效命便欲沿流挂颿直取白下願速遣陶亮
衆軍兼行相接分據新亭南洲則一麾定矣乃
加沖之左衛將軍以陶亮爲右衛將軍統諸州

兵俱下郢州軍主鄭景玄荊州軍主劉亮湘州
軍主何昌梁州軍主柳登雝州軍主宗庶等合
二萬人一時俱下亮本無幹略聞建安王休仁
自上殷孝祖又至不敢進屯軍雒洲時琬遣閻
湛之來寇盧江臺軍主龍驤將軍段佛榮受命
討之更使佛榮領鐵騎一千回軍南討三月三
日水陸攻赭圻亮等率衆來救殷孝祖爲流矢
所中死軍主朱輔之申謙之張靈符竝失利輔之
副正員將軍皇甫仲遠謙之副虎賁中郎將徐

稚賔並没孝祖支軍主范潛率五百人投亮時東軍已捷江方興復還虎檻建安王休仁遣方興劉靈遺各領三千人助赭圻以方興領孝祖軍沈攸之代孝祖爲前鋒都督冲之謂陶亮曰孝祖梟將一戰便死天下事定矣不須復戰便當直取京都亮不從太宗遣員外散騎侍郎王道隆至赭圻督戰孝祖死之明日建安王休仁又遣軍主郭季之馬步三千就攸之攸之乃率季之及輔國將軍步兵校尉杜幼文寧朔將軍

屯騎校尉垣恭祖龍驤將軍朱輔之員外散騎侍郎高遵世馬軍主龍驤將軍頓生段佛榮等三萬人詰旦進戰奮擊大破之斬獲數千追奔至姚山而反沖之等於湖白口築二城爲軍主張興世所拔陶亮聞湖白二城陷沒大懼急呼沖之還鵲尾留薛常寶代沖之守赭圻先於姥山及諸岡分立營砦亦悉敗還共保濃湖濃湖

郎在鵲尾時軍旅大起國用不足募民上米二百斛錢五萬雜穀五百斛同賜荒縣除[illegible]

百斛錢八萬雜穀千斛同賜五品正令史滿報若
欲署四品在家亦聽上米四百斛錢十二萬雜穀
一千三百斛同賜四品令史滿報若欲署三品
在家亦聽上米五百斛錢十五萬雜穀一千五
百斛同賜三品令史滿報若欲署內監在家亦
聽上米七百斛錢二十萬雜穀二千斛同賜荒
郡除若欲署諸王國三令在家亦聽琬又遣輔
國將軍豫州刺史劉胡率衆三萬鐵騎二千來
屯鵲尾胡宿將屢有戰功素多狡詐爲衆推伏

攸之等甚憚之時胡鄉人蔡那佼長生張敬兒各領軍隷攸之在赭圻胡以書招之那等並拒絶胡因要那等共語陳說平生那等詰誚說令歸順胡回軍入鵲尾無他權略輔國將軍吳喜平定三吳率所領五千人并運資實至于赭圻於戰鳥山築壘分遣千人乘輕舸二百與佼長生爲游軍薛常寶粮盡告胡求援三月二十九日胡率步卒一萬夜斫山開道以布囊運米來餉赭圻平旦至城下猶隔小塹未能得入沈攸

之率衆軍攻之軍主郭秀之笛僧韶幢主韓欣宗等率衆三千爲攸之勢援胡發所由橋道僧韶等接楯行戰復橋得渡軍主劉沙彌輕騎深入至胡麾下遂見殺攸之策馬陷陳回還爲追騎所刺馬軍主叚佛榮武保救之得免並殊死戰多所傷殺胡衆大敗捨糧棄甲緣山遁走乘勝追之斬獲甚衆胡被瘡僅得還營常寶惶懼無計遣信告胡欲突圍奔出四月四日胡自率數千人迎之常寶等開城突圍走攸之率輔

國將軍沈懷明軍主周普孫江方與申謙之等諸軍悉力擊之吳喜率衆來赴爲胡別軍所圍甚急有人來捉喜馬將蔡保以刀斫之斷手然後得免正負將軍幢主卜伯宗江夏國侍郎幢主張渙力戰沒陳伯宗益州刺史天與子也攸之喜等苦戰移日常寶張繼伯胡靈秀樵度等皆被重瘡走還胡軍赭圻城陷斬僞寧朔將軍南陽太守沈懷寶僞奉朝請領中舍人督戰謝道遇納降數千陳紹宗單舸奔西岸與其部曲俱還

鵲尾建安王休仁自虎檻進據赭圻劉胡遣陳
紹宗陳慶率輕艓二百大艦五十出鵲外挑戰
吳喜張興世佼長生等擊之喜支軍主吳獻之
飛舸衝突所向摧陷斬獲及投水死甚多追至
鵲裏而還太宗慮胡等或於步路向京邑使寧
朔將軍廣德令王蘊千人防魯顯時胡等兵衆
彊盛遠近疑惑太宗欲綏慰人情遣吏部尚書
褚淵至虎檻選用將帥以下申謙之杜幼文因
此求黃門郎沈懷明劉亮求中書郎建安王休

仁即使褚淵擬選上不許曰忠臣殉國不謀其報臨難以干朝典豈臣下之節邪始安內史王職之建安內史趙遺生安成太守劉襲並舉郡奉順琬遣龍驤將軍廖琰率數千人并發廬陵白丁攻襲襲與郡丞檀玢拒戰大敗玢臨陳見殺襲棄郡走據嶮自守琰虜掠而退襲復出據郡時齊王率衆東北征討而齊王世子爲南康贛令琬遣使收世子世子腹心蕭欣祖桓康等數十人奉世子長子奔竄草澤召募得百餘人

攻郡出世子世子自號寧朔將軍與南康相沈
用之前南海太守何曇直晉康太守劉紹祖北
地傅浩東莞童太尚等據郡起義琬徵始興相殷
孚爲御史中丞幷令率郡人俱下孚衆盛世子
避之於揭陽山琬遣武昌戴凱之爲南康相世
子率衆攻之凱之戰敗遁走世子遣幢主檀文
起千人戍西昌與龔相應琬又遣廖琰與其中
兵參軍胡昭等築壘於西昌晏壁相守琬召豫
章太守劉衍以爲右將軍中護軍殷孚代爲豫

章太守督上流五郡以防龍袞等衡陽內史王應之率郡文武五百許人起義兵襲何慧文於長沙徑至城下慧文率左右出城與戰應之勇氣奮發擊殺數人遂與慧文交手戰斫慧文八創慧文斫應之斷足遂殺之時湘東國侍郎虞洽爲太宗督國秩在湘東勸太守顏躍發兵應朝廷躍不從洽乃投桂陽收募得數百人還欲攻躍躍懼求和許之有衆二千時琬徵慧文率衆下尋陽發長沙邑行數百里聞洽起兵乃回還

攻洽洽尋戰敗奔走殷孚旣去始興以郡五官掾譚伯初留知郡事士人劉嗣祖等斬伯初據郡起義琬遣始興太守韋希眞鷹揚將軍楊弘之領衆一千討嗣祖嗣祖亦遣衆出南康與齊王世子合希眞等以義徒彊盛住廬陵不敢進廣州刺史袁曇遠聞始興起義遣將李萬周陳伯紹率衆討嗣祖嗣祖遣兵戍湏陽萬周亦築壘相守嗣祖遣人誑萬周曰尋陽已平臺遣劉勔爲廣州垂至萬周信之便回還襲番禺夜

以長梯入城曇遠怯弱無防聞萬周反便徒跣出奔萬周追斬之於城内交州刺史檀翼被代還至廣州資貨鉅萬萬周誣以爲逆襲而殺之遂刼掠公私銀帛籍略袁檀珍寶悉以自入袁顗悉雍州之衆來赴尋陽時孔道存爲衛軍長史行荊州事琬以黃門侍郎劉道憲代之以道存爲侍中行雍州事柳元景之誅也元景弟子世隆爲上庸太守民吏共藏匿之顗起兵召世隆不至顗既下世隆乃合率蠻宋二千餘人起

義於上庸來襲襄陽道存遣將五式民康元隆等迎擊於萬山世隆大敗還郡自守沈攸之等與劉胡相持久不決上又遣彊弩將軍任農夫振武將軍武會倉冗從僕射全景文軍主劉伯符等領兵繼至攸之繕治船舸材板不周計無所出會琬送五千片榜供胡軍用俄而風潮奔迅榜捍突柵出江胡等力不能制自橦船艦殺沒數十人赴流而下來泊攸之等營於是材板大足琬進表顗都督征討諸軍事給鼓吹一部

六月十八日顗率樓船千艘來入鵲尾張興世建議越鵲尾上據錢溪斷其糧道胡累攻之不能尅事在興世傳劉亮率所領至胡砦下胡遣其副孫犀及張靈焦度鐵騎五匹越磵取亮不能得犀回馬去亮使左右善射者夾射之墮馬斬犀首張繼伯副馬可率所領來降劉亮營砦深入賊地表顗畏憚之曰賊入我肝臟裏何由得活劉胡率輕舸四百由鵲頭內路欲攻錢溪既而謂其長史王念叔曰吾少習步戰未閑水

鬬若步戰恒在數萬人中水戰在一舸之上一舸舸各進不復相關正在三十人中取此非萬全之計吾不爲也乃託瘧疾住鵲頭不進遣龍驤將軍陳慶領三百舸向錢溪戒慶不須戰張興世武會倉吾之所悉自當走耳陳慶至錢溪不敢越錢溪於梅根立砦胡別遣將王起領百舸攻興世興世擊大破之胡率其餘舸馳還謂顗曰興世營砦已立不可卒攻昨日小戰未足爲損陳慶已與南陵大雷諸軍兵遏其上大軍在

此鶻頭諸將又斷其下流已墮圍中不足復慮顗怒胡不戰謂曰糧運梗塞當如此何胡曰彼尚得泝流越我而上此運何以不得沿流越彼而下邪顗更使胡率步卒二萬鐵馬一千往攻興世休仁因此命沈攸之吳喜佼長生劉靈遺劉伯符等進攻濃湖造皮艦十乘拔其營柵苦戰移日大破之顗被攻既急馳信召胡令還張興世既據錢溪江路阻斷胡軍乏食瑰大送資糧畏興世不敢下胡遣將迎之爲錢溪所破資

實覆没都盡燒米三十萬斛胡衆駭懼胡副張
喜來降説胡欲叛八月二十四日胡誑顗云更率
步騎二萬上取興世兼下大雷餘餫令顗悉虔
馬配之其夜委顗奔走徑趣梅根先令薛常寶
辦船舸悉發南陵諸軍燒大雷諸城而走顗聞
胡走亦棄衆西奔至青林見殺胡率數百舸二
萬人向尋陽報子勛詐云袁顗已降軍皆散唯
已率所領獨反宜速處分爲一戰之資當停據
盆城誓死不貳乃於江外夜取沔口琬聞胡去

惶擾無復計呼褚靈嗣等謀之並不知所出唯云更集兵力加賞五階或云三階者張悅始發兄子浩喪乃稱疾呼琬計事令左右伏甲帳後戒之若聞索酒便出琬既至悅曰卿首唱此謀令事已急計將安出琬曰正當斬晉安王封府庫以謝罪耳悅曰今日寧可賣殿下求活邪因呼求酒再呼左右震慴不能應第二子洵提刀走出餘人續至即斬琬琬死時年六十時中護軍劉順在座驚起抱悅左右人欲殺之悅顧曰

無關護軍乃止潘欣之聞琬死勒兵而至恍使
人語之曰鄧琬謀反即已梟戮欣之乃回還取
琬兒並殺之恍因單舸齎琬首馳下詣建安王
休仁命蔡那子道淵以父爲太宗効力被繫作
部因亂脫鏁入城執子勛囚之沈攸之諸軍至
江州斬子勛於桑尾牙下傳首京都劉順及餘
同逆並伏誅吴喜張興世進向荊州沈懷明向
郢州劉亮張敬兒向雍州孫超之向湘州沈思
仁任農夫向豫章所至皆平定劉胡走入沔衆

稍散比至石城裁餘數騎竟陵郡丞陳懷眞憲子也聞胡經過率數十人斷道邀之胡人馬既疲自度不免因隨懷眞入城告渴與之酒胡飲酒畢引佩刀自刺不死斬首送京邑張興世弟

產追胡未至石城數十里逢送胡首信將還

竟陵殺懷眞竊有其功郢州行事張沈僞竟陵太守音景先聞敗變形爲沙門逃走追擒伏誅荆州聞濃湖平議欲更遣軍與郢州合勢又欲斷據巴陵經日不決乃遣將趙道始於江津築

壘任演戍沙橋諸門津要皆有屯兵人情轉離將士漸逃散吏議奉子項奔益州就蕭惠開典籤阮道預邵宰不同曰近奉別詔諸藩若改迷歸順者悉復本爵且任叔兒已斷白帝楊僧嗣據梁州雖復欲西豈可得至道預邵宰即與劉道憲解遣白丁遣使歸罪荆州治中宗景土人姚儉等勒兵入城殺道憲預記室參軍鮑昭劫掠府庫無復孑遺執子項以降初鄧琬徵兵巴東巴東太守羅寶稱辭以郡接凶蠻兵力不足

分巴東人任叔兒聚徒起義遣信要實稱實稱持疑未決暴疾死叔兒乃自號輔國將軍引兵據白帝殺實稱二子阻守三陝蕭惠開遣費欣壽等五千人攻叔兒叔兒與戰大破之斬欣壽子項又遣中兵參軍何康之領宜都太守討叔兒軍至陝口爲夷帥向子通所破挺身走還叔兒遂固白帝孔道存知尋陽已平遣使歸順尋聞柳世隆劉亮當至衆悉奔逃道存及三子同時自殺何慧文始謀同逆其母禁之不從母乃

携女歸江陵遽嫁之慧文才兼將吏幹略有施雖害王應之上特加原宥吳喜宣旨赦之慧文曰既陷逆節手害忠義天網雖復恢恢何面目以見天下之士和藥將飲門生覆之乃不食而死顏躍處虞洽還都說其始時同逆密使人殺之初淮南定陵人賈襲宗本縣已爲劉胡所得率二十人投沈攸之攸之言之建安王休仁休仁版爲司徒參軍督護使還鄉里招集爲胡所禽以火炙之問臺軍消息一無所言瞋目謂胡

曰君稱兵内侮窺覦神器未聞奇謀遠略而爲炮烙之刑僕本以身奉義死亦何有胡乃斬之前軍典籤范道興志不同逆爲琬所誅其餘奉順見害者竝爲上所愍詔曰前鎭軍參軍督護范道興朕之舊隸經從北藩徒役南畿遭離命會抱恩固節受害羣凶言念純誠良有憫愴可贈員外散騎侍郎南城令鮑法度後軍典籤馮次民永新令應生新建令庫延寶上饒令黃難等違逆識順同被誅滅言念旣往宜在追榮可贈生

奉朝請法度南臺御史次民延寶冀並員外將
軍有司奏寧朔將軍督豫州之梁郡諸軍事豫
州刺史領南梁郡太守竟陵張興世都統水軍
屢戰剋捷仍進斷賊上流錢溪貴口苦戰平定
凶逆今封南平郡作唐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戸
寧朔將軍參司徒中直兵軍事廣平佼長生同
統水軍屢戰及興世上據錢溪長生獨距賊衝
要功次興世今封武陵郡遷陵縣開國侯食邑
八百戸寧朔將軍試守西陽太守吳興全景文

尚書比部郎吳縣孫超之假輔國將軍右衛將軍南彭城劉亮等三人並經晉陵苦戰景文超之仍又比討破釜水軍斷賊糧運及經葛冢石梁二處破賊亮南伐經大戰又最處險劇景文今封西陽郡孝寧縣超之封長沙郡羅縣亮封順陽縣並開國侯食邑各六百戶假輔國將軍驃騎司馬劉靈遺寧朔將軍右軍蔡那寧朔將軍屯騎校尉段佛榮等三人統治攻道並經苦戰靈遺今封新野郡新野縣那封始平郡平陽

縣佛榮封湘東郡臨蒸縣並開國伯食邑各五百戶假輔國將軍左軍吳興沈懷明龍驤將軍積射將軍東平周盤龍司徒參軍南彭城李安民等三人懷明經晉陵破賊又水軍南伐統治攻道盤龍雖不統軍並經大戰先登陷陳安民又隨張興世遏斷錢溪別統軍貴口破賊令封懷明建安郡吳興縣盤龍封晉安郡晉安縣安民封建安郡邵武縣並開國子食邑各四百戶假輔國將軍游擊將軍彭城杜幼文龍驤將軍羽

林監太原王穆之龍驤將軍羽林監濟北頓生龍驤將軍羽林監沛郡周普孫員外散騎侍郎朱重恩等五人幼文經晉陵破賊在軍統攻道南伐濃湖普孫副沈攸之都統衆軍穆之生重恩並南伐有功今封幼文邵陵郡邵陽縣穆之封衡陽郡衡山縣生封始平郡武功縣普孫封順陽郡清水縣重恩封南海郡龍川縣並開國男食邑各三百戶江方興以戰功爲太子左衛率賊未平病卒追封武當縣侯食邑五百戶方

興濟陽考城人衣冠之舊也龍驤將軍虎賁中
郎將董凱之隨張興世破胡白城先登封河隆
縣子食邑四百戶軍主張靈符東南征討有功
封上饒縣男食邑三百戶前征北長兼行參軍
楊覆以貴口有功封綏城縣男食邑二百戶追
贈虞洽檀珍給事中以李萬周為步兵校尉陳
懷眞以斬劉胡功追封永豐縣男食邑三百戶
劉胡南陽涅陽人也本名坳胡以其顏面坳黑
似胡故以為名及長以坳胡難道單呼為胡出

身郡將捷口善處分稍至隊主討伐諸蠻往無不捷蠻甚畏憚之太祖元嘉二十八年爲振威將軍率步騎三千討上如南山就溪蠻大破之孝建元年朱脩之爲雍州以胡爲西外兵參軍寧朔將軍建昌太守擊魯秀有功除建武將軍東平陽平二郡太守入爲江夏王義恭太宰參軍加龍驤將軍前廢帝景和中建安王休仁嘗爲雍州以胡爲休仁安西中兵參軍馮翊太守將軍如故仍轉諮議參軍太宗即位除越騎校尉

至今畏之小兒啼語之云劉胡來便止段佛
榮京兆人也泰始五年自游擊將軍爲輔師將
軍豫州刺史莅任清謹爲西土所安後廢帝元
徽二年徵爲散騎常侍領長水校尉明年遷衛
尉領右軍將軍未拜復出爲冠軍將軍南豫州
刺史歷陽太守四年卒追贈前將軍改封雲杜
縣諡曰烈侯劉靈遺襄陽人也元徽元年自輔
師將軍淮南太守爲南豫州刺史歷陽太守將
軍如故明年徵爲散騎常侍領步兵校尉南蘭

陵太守病卒謚曰壯侯
袁顗字景章陳郡陽夏人太尉淑兄子也父洵
吴郡太守顗初為豫州主簿舉秀才不行後補
始興王濬後軍行參軍著作佐郎廬陵王紹南
中郎主簿世祖征虜撫軍主簿廬江太守尚書
都官郎江夏王義恭驃騎記室參軍汝陰王文
學太子洗馬時顗父為吴郡顗隨父在官值元
凶弒立安東將軍隨王誕舉兵入討板顗為諮
議參軍事寧除正員郎晉陵太守遭父憂服闋

爲中書侍郎又除晉陵太守襲南昌縣五等子
大明二年除東海王褘平南司馬尋陽太守行
江州事復爲義陽王昶前軍司馬太守如故昶
尋罷府司馬職解加寧朔將軍改太守爲內史
復爲尋陽王子房冠軍司馬將軍如故行淮南
宣城二郡事五年召爲太子中庶子御史中丞
領本州大中正七年遷侍中明年除晉安王子
勛鎮軍長史襄陽太守加輔國將軍未行復爲
永嘉王子仁左軍長史廣陵太守將軍如故未

拜復爲侍中領前軍將軍大明末新安王子鸞以母嬖有盛寵太子在東宮多過失上微有廢太子立子鸞之意從容頗言之顗盛稱太子好學有日新之美世祖又以沈慶之才用不多言論頗相蚩毀顗又陳慶之忠勤有幹略堪當重任由是前廢帝深感顗慶之亦懷其德景和元年誅群公欲引進顗任以朝政遷爲吏部尚書又下詔曰宗社多故釁因冢司景命未淪神祚再乂自非忠謀密契豈伊剋殄侍中祭遷

領前軍將軍新除吏部尚書顗游擊將軍領著作郎兼尚書左丞徐爰誠心內款參聞嘉策匡贊之効寔監朕懷宜甄茅社以獎義槩顗可封新隆縣子爰可封吳平縣子食邑各五百戶俄而意趣乖異寵待頓衰始令顗與沈慶之徐爰參知選事尋復反以為罪使有司糾奏坐白衣領職從幸湖熟往反數日不被喚召顗慮及禍詭辭求出沈慶之為顗固陳乃見許除建安王休仁安西長史襄陽太守加冠軍將軍休仁不行

即以顗爲使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將軍如故顗舅蔡興宗謂之曰襄陽星惡豈可冒邪顗曰白刃交前不救流矢事有緩急故也今者之行本願生出虎口且天道遼遠何必皆驗如其有徵當脩德以禳之耳於是狼狽上路恒慮見追行至尋陽喜曰今始免矣與鄧琬款狎相過常請閒必盡日窮夜顗與琬人地本殊衆知其有異志矣旣至襄陽便與劉胡繕脩兵

械纂集士卒會太宗定大事進顗號右將軍以
荆州典籤邵宰乘驛還江陵道由襄陽顗反意
已定而糧仗未足且欲奉表於太宗顗子秘書
丞戩曰一奉表疏便爲彼臣以臣伐君於義不
可顗從之顗詐云被太皇太后令使其起兵便
建牙馳檄奉表勸晉安王子勛即大位與琬書
使勿解甲子勛即位進顗號安北將軍加尚書
左僕射太宗使朝士與顗書曰夫夷陂相因興
革遞數或多難而固其國或殷憂而啓聖明此

旣著於前史亦彰於聞見王室不造昏凶肆虐
神鼎將淪宗稷幾泯幸天未亡宋乾曆有歸主
上體自聖文繼明作睿而辱均牖里屯踰夏臺
旣天地俱憤義勇同奮剋殄鯨鯢三靈更造應
天順民爰集寶命四海屬息肩之歡華戎見來
蘇之泰吾等獲免刀鋸僅全首領復身奉惟新
命承亨運緩帶談笑擊壤聖世汝雖劬勞于
外跡阻京師然心期所寄江漢何遠自九江告
變皆謂鄧氏狂惑比日國言藉藉頗塵吾子道

路之議豈其或然聞此之日能無駭惋凶人反
道敗德日夜滋深眠近狡慝取謀犲虎非惟毒
流外物惡積中朝乃欲毀陵邑虐崇室燒宗廟
鹵御物然後蕩覆京都必使蘭蕕俱盡豈自非聖
上廟算靈圖俛眉遜避維持內外擁衛臣下則
赤縣爲戎百姓其魚矣此事此理寧可孰念既
天道輔順謳歌有奉高祖之孫文皇之子德洞
九幽功貫三曜匡拯家國提轄黔首若不子民
南面將使神器何歸而君羣下構慝妄生窺覬成

彰惑燕貫高亂趙讒人罔極自古有之故中京
冠冕儒雅世襲多見前載懸鑒忠邪何遠遣郎
中之清軌近忘太尉之純粲相與或羣從舅甥
或姻婭周款一旦胡越能無悵恨若疑誑所至
邪詖無窮汝當誓衆奮戈翦此朝食若自延過
聽迷途未遠聖上臨物以仁接下以愛豈直雍
齒先封乃當射鉤見相矣當由力窘跡屈丹誠
未亮邪跂予南服寤寐延首若反棹沿流歸誠
鳳闕錫珪開寓非爾而誰吾與等並過荷曲慈慎

叨非服紆金拖玉戢觀逢門入奉舜禹之渥出見義唐之化雍容揄揚信白駒空谷之時也奈何毀擲先基自貽凶戾山門蕭瑟松庭誰掃言念楚路豈不思父母之邦幸納惡石以蠲美疹裁書表意爾其圖之時尚書右僕射蔡興宗是顗舅領軍將軍袁粲是顗從父弟故書云舅從舅甥也子勛徵顗下尋陽遣侍中孔道存行雍州事顗乃率衆馳下使子勛領家累俱還時劉胡屯鵲尾久不決泰始二年夏加顗都督征討諸

軍事給鼓吹一部率樓船千艘戰士二萬來入鵲尾顗本無將略性又怯橈在軍中未嘗戎服語不及戰陳唯賦詩談義而已不能撫接諸將劉胡每論事酬對甚簡由此大失人情胡常切齒恚恨胡以南軍未至軍士匱之就顗換襄陽之資顗苔曰都下兩宅未成亦應經理不可損徹又信往來之言京師米貴斗至數百以爲不勞攻伐行自離散於是擁甲以待之太宗使顗舊門生徐碩奉手詔譬顗曰卿歷觀古今峻之

與彊何嘗可恃自朕踐阼途路梗塞卿無忠奉表未經爲臣今追蹤竇融猶未爲晚也及劉胡叛走不告顗顗至夜方知大怒罵曰今年爲小子所誤呼取飛鷰謂其衆曰我當自出追之因又遁走至鵲頭與戍主薛伯珍及其所領數千人步取青林欲向尋陽夜止山間宿殺馬以將士顗顧謂伯珍曰我舉八州以謀王室未一戰而散豈非天邪非不能死豈欲草間求活望一至尋陽謝罪主上然後自刎耳因慷慨叱左右

索節無復應者及旦伯珍請以閒言乃斬顗首
詣錢溪馬軍主襄陽俞湛之湛之因斬伯珍併
送首以爲己功顗死時年四十七太宗忿顗違
叛流尸於江弟子彖微服求訪四十一日乃得
密致喪瘞於石頭後岡與一舊奴躬共負土後
廢帝即位方得改葬顗子戩爲僞黃門侍郎加
輔國將軍戍盆城尋聞陽敗戩棄城走討禽伏誅
孔覬字思遠會稽山陰人太常琳之孫也父邈
揚州治中覬少骨梗有風力以是非爲己任口

吃好讀書早知名初舉揚州秀才補主簿長沙王義欣鎮軍功曹衡陽王義季安西主簿戶曹參軍領南蠻、義陽太守轉署記室奉牋固辭曰記室之局實惟華要自非文行秀敵莫或居之覬遜業之舉無聞於鄉部惰遊之貶有編於疲農直山淵藏引用不遐棄故得抃風儛潤憑附彌年今日之命非所敢冒昔之學優藝富猶尚斯難況覬能薄質魯亦何容易覬聞居方辨物君人所以官才任分力就列自下所以奉上覬雖不

言啓

敏常服斯言今寵藉惟舊舉非尚德恐無以提衡一隅僉然視聽者也伏願天明照其心請乞改今局授以閑曹則鳧鶴從方所憂去矣又曰夫以記室之要宜須通才敏忠加性情勤密者覬學不綜貫莊又疏惰何可以屬知祕記秉筆文闈假吹之尤方斯非濫覬少淪常檢本無遠植榮進之願何能忘懷若實有螢爝增暉光景固其騰聲之日飛藻之辰也豈敢自求從容保其淡逸伏願矜其會拙業之有地則曲成之施終

始優渥義季不能奪遂得免召爲通直郎太子中舍人建平王友祕書丞中書侍郎隨王誕安東諮議參軍領記室黃門侍郎建平王宏中軍長史復爲黃門臨海太守初晉世散騎常侍選望甚重與侍中不異其後職任閑散用人漸輕孝建三年世祖欲重其選詔曰散騎職爲近侍事居規納是任之本實惟親要而頃選常侍陵遲未允宜簡閒授時良永寘清轍於是吏部尚書顏竣奏曰常侍華選職任俟才新除臨海太守

孔覬意甚不願素司徒長史王彧懷尚清理並任
為散騎常侍世祖不欲威權在下其後分吏部
尚書置二人以輕其任侍中蔡興宗謂人曰選
曹要重常侍閑淡改之以名而不以實雖主意
欲為輕重人心豈可變邪既而常侍之選復卑
選部之貴不異覬領本州大中正大明元年改
太子中庶子領翊軍校尉轉秘書監欲以為吏
部郎不拜不遷廷尉卿御史中丞坐鞭令史為有
司所糾原之不問六年除義興太守未之任為尋

陽王子房冠軍長史　加寧朔將軍行淮南宣城
二郡事其年復除安陸王子綏冠軍長史江夏
內史復隨府轉後軍長史如故爲人使酒仗氣
每醉輒彌日不醒僚類之間多所凌忽尤不能
曲意權幸莫不畏而疾之不治產業居常貧罄
無有豐約未嘗關懷爲二府長史典籤諸事不
呼不敢前不令去不敢去雖醉日居多而明曉
政事醒時判決未嘗有壅衆咸云孔公一月二
十九日醉勝他人二十九日醒也世祖每欲引見

先遣人覘其醉醒性眞素不尚矯飾遇得寶玩服用不疑而他物麤敗終不改易時吳郡顧覬之亦尚儉素衣裘器服皆擇其陋者宋世言清約稱此二人覬弟道存從弟徽頗營產業二弟請假東還覬出渚迎之輜重十餘船皆是綿絹紙席之屬覬見之偽喜謂曰我比困乏得此甚要因命上置岸側既而正色謂道存等曰汝輩忝預士流何至還東作賈客邪命左右取火燒之燒盡乃去先是庾徽之爲御史中丞性豪麗

服玩甚華顗之衣冠器用莫不麤率蘭臺令
史並三吳富人咸有輕之之意顗蓬首緩帶風
貌清嚴皆重跡屏氣莫敢欺犯庾徽之字景猷
潁川鄢陵人也自中丞出為新安王子鸞北中
郎長史南東海太守卒官八年顗自郢州行真
徵為右衛將軍未拜徙司徒左長史道存代顗
為後軍長史江夏內史時東土大旱都邑米貴
一斗將百錢道存慮顗甚乏遣吏載五百斛米
餉之顗呼吏謂之曰我在彼三載去官之日不

辦有路糧三郎至彼未幾那能便得此米邪可載米還彼吏曰自古以來無有載米上水者都下米貴乞於此貨之不聽吏乃載米而去永光元年遷侍中未拜復爲江夏王義恭太宰長史復出爲尋陽王子房右軍長史加輔國將軍行會稽郡事太宗即位召覬爲太子詹事遣故佐平西司馬庾業爲右軍司馬代覬行會稽郡事時上流反叛上遣都水使者孔璪入東慰勞璪至說覬以廢帝侈費倉儲耗盡都下罄匱資用

已唱令南北竝起遠近離叛若擁王郡之銳招動三吳事無不克覬然其言遂發兵馳檄覬子長公璪二子淹玄竝在都馳信密報泰始二年正月竝叛逃東歸遺書要吳郡太守顧琛琛以母年篤老又密邇京邑與長子寶素謀議未叛少子寶先時爲山陰令馳書報琛以南師已近朝廷孤弱不時順從必有覆滅之禍顗前鋒軍已渡浙江琛遂據郡同反吳興太守王曇生義興太守劉延熈晉陵太守袁標一時響應庾業

既東太宗即帝位以代延熙爲義興加建威將軍以
延熙爲巴陵王休若鎮東長史業至長唐湖即
與延熙合太宗遣建威將軍沈懷明東討尚書
張永係進鎮東將軍巴陵王休若董統東討諸
軍事移檄吏士曰　蓋聞釁集有兆禍至無門倚
伏之來實繇人致故鬻拳述貪亂終殄宗祀昌慮
構氛旋潤於斧鉞斯　則昭章記牒炯戒今古者也
自國步時艱三綱無道盡神歇靈繹璿業綴旒皇
上仁雄集祉瑞英叡御應歷鳳儀標昇龍煇電舉盪

穢紫樞不俟鳴條之誓凝政中寓不肆漂杵之威是以墜維再造虧天重構幽明裁紀標酌斯光而羣凶恣虐協扇童孺䕫爾東垂復淪醜迹邪田從慝蜂動蟻附聖圖霆發神威四臨羽馹所届義旅雲屬欃鉞所麾逆徒氷泮勝負之效皎然已顯司徒建安王英猷冠世董率元戎驃騎山陽王風略夙昭撫厲中陳或振霜江蠡或騰猋荆河金甲燭天庭嚚聲震海浦前將軍吳興太守張永東南標秀協贊戎機建威將軍沈

懷明鎮東中兵參軍劉亮武衛將軍壽寂之霜鋭五千熊騰虎步龍驤將軍王穆之龍驤將軍頓生鐵騎連羣風驅電邁右軍將軍齊王射聲校尉姚道和樓艦千艘覆川蓋氾左軍垣恭祖步兵校尉杜幼文宂從僕射全景文員外散騎侍郎孫超之竝率虎旅駱驛雲赴殿中將軍杜敬眞殿中將軍陸攸之建武將軍呉喜甲楯一萬分趣義興子猥承人乏總司戎統貔貙東馳申憤海曲歃氣則白日盡晦刑馬則清江倒

流以此伐叛何勍不勦以此柔服何順不懷慇
彼羣迷弗辨堯桀螳蜋微命擬雷霆之衝已枯
之葉當霜飆之隊尺豎所爲寒心匹婦所爲歎息
夫因禍提慶資敗爲成前監不忘後事明策若
能相率歸順投兵效款則福鍾當年祉覃來裔孰
如身轘宗屠鬼餒魂泣者哉詳鏡安危自求多福
購生禽覬千五百戶開國縣侯生擒琛千戶開國縣
侯斬送者半賞時將士多是東人父兄子弟皆已附逆
上因送軍普加宣示曰朕方務德簡刑使四罪不

相及助順同逆者一以所從爲斷卿等當深達此懷勿以親戚爲慮也衆於是大悅覬所遣孫曇瓘等軍頓晉陵九里部陳甚盛懷明至奔牛所領寡弱乃築壘自固張永至曲阿未知懷明安否百姓驚擾將士咸欲離散永退還延陵就休若諸將帥咸勸退保破岡其日大寒風雪甚猛塘埭決壞衆無固心休若宣令敢有言退者斬衆小定乃築壘息甲尋得懷明書賊定未進軍主劉亮又繼至兵力轉加人情乃安時永世

令孔景宣復反栅縣西江峴山斷遏津逕劉延熙加其寧朔將軍杜敬眞陸攸之溧陽令劉休文攻景宣別砦斬其中兵參軍史覽之等十五人永世人徐崇之率鄉里起義攻縣斬景宣吳喜至板崇之領縣事太宗嘉休文等誠效除休文寧朔將軍縣如故崇之殿中將軍行永世縣事並賜侯爵喜敬眞及員外散騎侍郎筮超之等至國山縣界遇東軍於虎檻村擊大破之自國山進吳城去義興十五里劉延熙遣楊玄孫

矯之沈靈秀黃泰西軍拒喜喜等兵少甚弱衆寡身勢懸交戰盡日臨陳斬立孫黃泰餘衆一時奔走因進義興南郭外延熙屯軍南射堂喜遣步騎擊之即退還水北乃柵斷長橋保郡自守喜築壘與之相持庚業於長塘湖口夾岸築城有衆七千餘人器甲甚盛與延熙遞相犄角沈濬明張永與晉陵軍相持久不決太宗每遣軍輒多所求須不時上道外監朱幼與司徒參軍督護任農夫驍果有膽力性又簡率資給甚

易乃以千人配之使助東討時庾業兵盛農夫於延陵出長唐雖云千兵至者裁四百未至數十里遣人參候云賊築城猶未合農夫率廣武將軍高崇之永興令徐崇之馳往攻之因其城壘未立農夫親持刀楯赴城入陳大破之庾業棄城走義興先是龍驤將軍阮佃夫募得蜀人數百多壯勇便戰皆著犀皮鎧執短兵本應就佃夫向晉陵未發會農夫須人分以配之及戰每先登東人並畏憚又怪其形飾殊異舊傳狐獠食人每見之輙奔走農夫收其船杖與高志

之進義興援吳喜二月一日喜乃度水攻郡分兵擊諸壘柵農夫雖至眾力尚少兵勢不敵喜乃與數騎登高東西指麾若招引四面俱進者東軍大駭諸營一時奔散唯龍驤將軍孔叡一柵未拔喜以殺傷者多乃開圍緩之其夜庾業孔叡相率奔走義興平劉延熙投水死有人告之乃斬尸傳首京邑義興諸縣唯綏安令巢逡秉節不移不受偽爵時齊王率軍東討與張永劉亮林幼文沈懷明等於晉陵九里西結營與東軍相持義興軍既為吳喜等所破奔

散者多投晉陵東軍震恐上又遣積射將軍江方興南臺御史王道隆至晉陵視賊形勢賊帥孫曇瓘程捍宗陳景遠凡有五城互相連帶捍宗城猶未固其月三日道隆與齊王張永共議捍宗城既未立可以籍手上副聖旨下成衆氣道隆便率所領急攻之俄頃城陷斬捍宗首劉亮果勁便刀楯朝士先不相悉上亦弗聞唯尚書左丞徐爰知之白太宗稱其驍敢至是每戰以刀楯直盪往輒陷決張永嫌其過銳不令居

前賊連柵周亘塘道迫狹將士力不得展亮乃負楯而進直入重柵衆軍因之即皆摧破袁標遣千人繼至齊王與永等乘勝馳擊又大破之屠其兩城曇瓘率衆數百鼓譟而至標又遣千人繼之衆軍駭懼將欲散矣江方興率勇士迎射之應弦倒者相繼曇瓘因此敗走吳喜軍至義鄉僞輔國將軍車騎司馬孔璪屯吳興南亭太守王曇生詣璪所事會信還云臺軍已近璪大懼墮牀曰懸賞所購唯我而已今不遽走將

爲人禽左右閙之並各散走璟與曇生焚燒倉
庫東奔錢塘喜至吳興頻置郡城倉廩遇雨不
然無所損失初曇生遣寧朔將軍沈靈寵率八
千人向黃鵠嶠欲偵道出蕪湖迎接南軍廣
德令王蘊發兵據嶮靈寵不得進屯住故鄣曇
生既走靈寵乃與弟靈昭軍副姚天覆率偏裨
以下十七軍歸順太宗嘉之擢爲鎮東參軍事
因率所領東討喜分遣軍主沈思仁吳係公追
躡璟等陸攸之任農夫自東遷進向吳郡臺遣

軍主張靈符即晉陵其月四日齊王急攻之其夜孫曇瓘陳景遠一時奔潰諸軍至晉陵袁標棄郡東走晉陵既平吳中震動吳興軍又將至顧琛與子寶素攜其老母泛海奔會稽海鹽令王孚邀討不及太宗以四郡平定留吳喜統全景文沈懷明劉亮孫超之壽寂之等東平會稽追齊王張永姚道和林幼文垣恭祖張靈符北討王穆之頓生江方興南伐其月九日喜等至錢唐錢唐令顧昱及孔璪王曇生等奔渡江東

喜仍進軍柳浦諸暨令傳琰將家歸順喜遣鎮北參軍沈思仁彊弩將軍任農夫龍驤將軍高志之南臺御史阮佃夫揚武將軍盧僧澤等率軍向黃山浦東軍據岸結砦農夫等攻破之乘風舉帆直趣定山破其大帥孫會之於陳斬首自定山進向魚浦戍主孔叡率千餘人據壘拒戰佃夫使隊主闞法炬射殺樓上弩手叡衆驚駭思仁縱兵攻之斬其軍主孔奴於是敗散其月十九日吳喜使劉亮由鹽官海渡直指同浦

壽寂之濟自漁浦邪趣永興喜自柳浦渡趣西陵西陵諸軍皆悉散潰斬庾業顧法直吳恭傳首京都東軍主卜道濟督戰許天賜請降庾業新野人也父彥達以幹局爲太祖所知爲益州刺史世祖世官至豫章太守太常卿劉亮全景文孫超之進次永興同市遇覬所遣陸孝伯孔豫兩軍與戰破之斬孝伯豫首會稽聞西軍稍近將士多奔亡覬不能復制二十日上虞令王晏起兵攻郡覬以東西交逼憂遽不知所爲其

夕率千餘人聲云東討實趣石瀨先已具船海
浦值湖涸不得去衆叛都盡門生載以小船竄
于嵴山村僞車騎從事中郎張綏先遣人於錢
唐詣喜歸誠及覬走綏閉封倉庫以待王師二
十一日晏至郡入自北門囚綏付作部其夜殺
之執尋陽王子房於別署縱兵大掠府庫空盡
若邪林民録送僞龍驤將軍車騎中兵參軍
主孔叡將斬之叡曰吾年已過立未霑官伍蒙
知己之顧以身許之今日就死亦何所恨含笑

就戮孔璪叛投門生陸林夫林夫斬首送之二
十二日嵴山民縛覬送詣晏晏謂之曰此事孔
璪之爲無豫卿事可作首辭當相爲申上覬曰
江東處分莫不由身委罪求活便是君輩行意
耳晏乃斬之東閤外臨死求酒曰此是平生所
好時年五十一顧琛王曇生袁標等並詣喜歸
罪喜皆宥之琛子寶晏寶素與父相失自縊死東軍
主凡七十六人於陣斬十七人其餘皆原宥初
遣庾業向會稽追信峯朝請孫長度送仗與之

弁令召募行達晉陵表標就其求仗長度不與
爲標所殺追贈給事中先是鄧琬遣臨川内史
張淹自南路出東陽淹遣龍驤將軍桂追征西
行參軍劉越緒屯據定陽縣巴陵王休若遣沈
思仁討之思仁遣軍主崔公烈攻其營斬幢主
朱伯符首桂追劉越緒諸軍並奔逸晉安太守
劉瞻據郡同逆建安内史趙道生起義討之衆
徒未合七月思仁遣軍主姚宏祖鮑伯奮應寄
生等討破瞻斬之於羅江縣鄧琬先遣新安太

守陽伯子及軍主任獻子襲黟縣縣令吳茹公
固守力不敵棄城走伯子等屯據縣城茹公與
臺軍主丘敬文李靈賜蕭相壽等攻圍彌時八
月乃剋斬伯子獻子首張淹屯軍上饒縣聞劉
胡敗軍副鄱陽太守費曇欲圖之詐云得鄧琬
信急宜諮論欲因此斬淹淹素事佛方禮佛不
得時進曇復誑云捕虎借大鼓及仗士二百人
淹信而與之曇因率衆入山饗士約誓揚言虎
走城西鳴鼓大呼直來趣城城門守衛悉委仗

觀之曇翠衆突入淹正禮佛聞難走出因斬首

史臣曰自江左以來舉干戈以圖宗國十有一焉其能克振者四而已矣元皇外守虛器政由王氏蘇峻事雖暫申旋受屠磔桓玄宣武之子運屬橫流世祖仗順入討民無異望其餘皆滌顙夷宗作械於後何哉夫勝敗之數寔由衆心社廟尊嚴民情所係安以義動猶或稱難況長戟指闕志在陵暴者乎泰始交爭逆順未辨太宗身剿悖亂事惟拯溺國道屯詖宜立長君太

祖之昭義無不可子勛體自世祖家運已絕當璧之命屬有所歸曲直二塗未知攸適徒以據有神甸擅資天府宗稷之重威臨四方以中制外故能式清區宇夫帝王所居目以衆大之號名曰京師其義趣遠有以也

列傳第四十四　　宋書八十四

列傳第四十五　宋書八十五

臣沈約新撰

謝莊

王景文

謝莊字希逸陳郡陽夏人太常弘微子也年七歲能屬文通論語及長韶令美容儀太祖見而異之謂尚書僕射殷景仁領軍將軍劉湛曰藍田出玉豈虛也哉初爲始興王濬後軍法曹行參軍轉太子舍人廬陵王文學太子洗馬中舍

人廬陵王紹南中郎諮議參軍又轉隨王誕後軍諮議并領記室分左氏經傳隨國立篇製木方丈圖山川土地各有分理離之則州別郡殊合之則寓內爲一元嘉二十七年索虜寇彭城虜遣尚書李孝伯來使與鎮軍長史張暢共語孝伯訪問莊及王徽其名聲遠布如此二十九年除太子中庶子時南平王鑠獻赤鸚鵡普詔羣臣爲賦太子左衛率袁淑文冠當時作賦畢齎以示莊莊賦亦竟淑見而歎曰江

東無我卿當獨秀乃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也遂隱其賊元凶弑立轉司徒左長史世祖入討密送檄書與莊令加改治宣布莊遣腹心門生具慶奉啓事密詣世祖曰賊劭自絕於天裂冠毀冕窮弑極逆開闢未聞四海泣血幽明同憤奉三月二十七日檄聖迹昭然伏讀感慶天祚王室叡哲重光殿下文明在躬神武居陝肅將乾威龔行天罰滌社稷之仇雪華夷之恥使弛墜之構更獲締造垢辱之甿復得明目伏承所命

柳元景司馬文恭宗慤沈慶之等精甲十萬
次近道殿下親董銳旅授律繼進荊鄢之師
岷漢之衆舳艫萬里旌旆虧天九土冥符羣
后畢會今獨夫醜類曾不盈旅自相暴殄省
闥橫流百僚屏氣道路以目檄至輒布之京邑
朝野同欣里頌塗歌室家相慶莫不望景聳
魂瞻雲佇足先帝以日月之光照臨區寓風澤
所漸無幽不洽況下官世荷寵靈叨恩踰量
謝病私門幸免虎口雖志在投報其路無由今

大軍近次永清無遠於悲踊雖不知所裁世祖
踐阼除侍中時索虜求通互市上詔羣臣博議
莊議曰臣愚以爲獯獫棄義唯利是視關市之
請或以覘國順之示弱無明柔遠距而觀釁有
足表彊且漢文和親豈止彭陽之寇武帝修約
不廢馬邑之謀故有餘則經略不足則閉關何
爲屈冠帶之邦通引弓之俗樹無益之軌招塵
點之風交易爽議既應深杜和約詭論尤宜固
絕臣庸管多蔽豈識國儀恩誘降逮敢不披盡

時驃騎將軍竟陵王誕當爲荊州徵丞相荊州刺史南郡王義宣入輔義宣固辭不入而誕便克日下船莊以丞相既無入志驃騎發便有期如似欲相逼切於事不便世祖乃申誕發日義宣竟亦不下上始踐阼欲宣弘風則下節儉詔書事在孝武本紀莊慮此制不行又言曰詔云貴戚競利興貨廛肆者悉皆禁制此實允愜民聽其中若有犯違則應依制裁糾若廢法申恩便爲令有所屈此處分伏願深思無緣明詔既

下而聲實乖爽臣愚謂大臣在祿位者尤不宜
與民爭利不審可得在此詔不拔葵去織實宜
深弘孝建元年遷左衞將軍初世祖嘗賜荘寶
劒荘以與豫州刺史魯爽送別爽後反叛世祖
因宴集問劒所在答曰昔以與魯爽別竊爲陛
下杜郵之賜上甚説當時以爲知言于時擭才
路隘乃上表曰臣聞功照千里非特燭車之珍
德柔鄰國豈徒秘璧之貴故詩稱殄悴誓述榮
懷用能道臻無積化至恭己伏惟陛下膺慶集

圖締寓開縣夕奕選政昊旦調風采言廝輿觀
謠𠬝遠斯實扆階告平頌聲方製臣竊惟隆陂
所漸治亂之由何嘗不興資得才替因失士故
楚書以善人爲寶虞典以則哲爲難進選之
軌既弛中代登造之律未闡當今必欲崇本
康務庇民濟俗匪更沾濡奚取九成升暦中
陽英賢起於徐沛受籙白水茂異出於荆宛
寧二都智之所産七隩才之所集實遇與不遇
用與不用耳今大道光亨萬務俟德而九服

之曠九流之艱提鈞懸衡委之選部一人之鑒易限而天下之才難原以易限之鑒鏡難原之才使國罔遺授野無滯器其可得乎昔公叔與僎同升管仲取臣於盜趙文非親疎嗣祁奚豈諂讎比子茹茅以彙作範前經舉爾所知式昭往牒且自古任薦賞罰弘明成子舉三哲而身致魏輔應侯任二士而已捐秦相臼季稱冀缺而疇以田采張敎進陳湯而坐以褫爵此先事之盛准亦後王之彝鑒如臣愚見宜

晉命大臣各舉所知以付尚書依分銓用若任得其才據主延賞有不稱職宜及其坐重者免黜輕者左遷被舉之身加以禁錮年數多少隨愆議制若犯大辟則任者刑論又政平訟理莫先親民親民之要寔歸守宰故黄霸治潁川累稔杜畿居河東歷載或就加恩秩或入崇輝寵今莅民之職自非公私必應代換者宜遵六年之制進獲章明庸惰退得民不勤擾如此則下無淳謬之愆上靡棄能之累考績之風

載泰楢薪之歌克昌邑生屬耳路身漸鴻猷
遂得奉詔左右陳愚於側敢露芻言懼氣惜典
有詔莊表如此可付外詳議事不行其年拜吏
部尚書莊素多疾不願居選部與大司馬江夏
王義恭牋自陳曰下官凡人非有達槩異識俗
外之志實因羸疾常恐奄忽故少來無意於
人間豈當有心於崇達邪頃年乘事回薄遂
果饕非次既足貽誚明時又亦取愧朋友前以
聖道初開未遑引退及此諸夏事寧方陳微

請款志未伸仍荷今授被恩之始具披寸心非
惟在已知尤實懼塵穢彝序禀生多病天
下所悉兩脅癖疾殆與生俱一月發動不減兩
三每至一惡痛來逼心氣餘如綖利患數年遂
成痼疾吸吸惙惙常如行尸恒居死病而不復
道者豈是疾痓直以荷恩深重思答殊遇牽課
尫瘵以綜所忝眼患五月來便不復得夜坐恒
閉帷避風日晝夜惛憒爲此不復得朝謁諸王
慶弔親舊雖被敕見不容停耳此段不堪見賓

已數十日持此苦生而使銓綜九流應對無方之訴實由聖慈罔已然當之信自苦劇若才堪事任而體氣休健承寵異之遇處自效之塗豈苟欲思閑辭事邪家素貧弊宅舍未立兒息不免麤糲而安之若命寧復是能忘微祿正以復有切於此處故無復他願耳今之所希唯在小閑下官微命於天下至輕在已不能不重屢經披請未蒙哀恕長由誠淺辭訥不足上感家世無年亡高祖四十曾祖三十二亡祖四十七

下官新歲便三十五加以疾患如此當復幾時
見聖世就其中煎懷若此實在可矜前時曾啓
願三吳敕旨云都不須復議外甞莫非過恩然亦
是下官生運不應見一閑逸今不敢復言此
當付之來生耳但得保餘年無復物務得養
痾此便是志願永畢在衡門下有所懷動止必
聞亦無假居職患於不能裨補萬一耳識淺才
常羸疾如此孤負主上擢授之恩私心實自哀
愧入年便當更申前請以死自固但庸近所訴

恐未能仰徹公恩聆弘深粗照誠懇願侍坐言
次賜垂極助則苦誠至悉庶獲哀允若不蒙降
祐下官當於何希冀邪仰憑愍察願不垂恡
三年坐辭疾多免官大明元年起爲都官尚書
奏改定刑獄曰臣聞明慎用刑獄存姬典哀矜
折獄實暉呂命罪疑從輕既前王之格範寔
弗經亦列聖之恒訓用能化致升平道臻恭己
逮漢文傷不辜之罰除相坐之令孝宣倍深文
之吏立鞫訊之法當是時也號令刑存陛踐

位親臨聽訟億兆相賀以爲無冤民矣而比囹
圄未虛頌聲尚鈇臣竊謂五聽之慈弗宣於宰
物三宥之澤未洽於民謠頃年軍旅餘弊刼掠
猶繁監司計獲多非其實或規免咎不慮國憲
楚對之下鮮不誣濫身遭鈇鑕之誅家嬰孥戮
之痛比伍同閈莫不及罪是則一人罰謬坐者
數十昔齊女告天臨淄臺殞孝婦冤戮東海
愆陽此皆符變靈祇初感景緯臣近兼訊見
重囚八人旋觀其初死有餘罪詳察其理實

並無辜恐此等不少誠可怵惕也舊官長竟因
畢郡遣督郵案驗仍就施刑督郵賤吏非能異
於官長有案驗之名而無研究之實愚謂此制
宜革自今入重之囚縣考正畢以事言郡并送
囚身委二千石親臨覈辯必收聲吞釁然後就
戮若二千石不能決乃度廷尉神州統外移之
刺史刺史有疑亦歸臺獄必令死者不怨生者
無恨庶鬻棺之謗輟歎於終古兩造之察流詠
於方今臣學闇申韓才寡治術輕陳庸管懼乖

國憲上時親覽朝政常慮權移臣下以吏部尚書選舉所由欲輕其勢力二年下詔曰八柄馭下以爵為先九德咸事政典居首銓衡治樞興替攸寄頃世以來轉失厥序徒秉國鈞終貽權謗今南北多士勳勤彌積物情善否實繫斯任官人之詠維聖克允則哲之美粤帝所難加澆季在俗讓議成風以一人之識當群品之誚望沈浮自得庸可致乎吏部尚書可依郎分置并詳省閑曹又別詔太宰江夏王義恭曰分選詔旦出在朝論者亦有同異

誠知循常甚易啟舊生疑但吏部尚書由來
與録共選良以一人之識不辨洽通兼與奪
威權不宜專一故也前述宣先旨敬從來奏省
録作則永貽後昆自此選舉之要唯由元凱
一人若通塞乖衷而訴違者尠且違令與物
理至陽閡前王盛主猶或難之況在寡闇尢
見其短又選官裁病即嗟誚滿道人之四體
會盈有虛旬日之閒便至怨詈況實有假託
不由寢頓者邪一詣不前負苦交困則兩邊致

患互不相體校之以實並有可哀若職置二人則無此弊兼選曹樞要歷代斯重人經此職便成貴塗已心外議咸不自限故范曄魯爽舉兵滅門以此言之實由榮厚勢驅殷繁所至設可擬議此授唯有數人本積歲月稍加引進而理無前期多生慮表或嬰艱抱疾事至回移官人之任決不可闕一來一去向人已周非有黜責已貴難裁既成妨長賓之無所盛衰遞襲便是一段世臣補處之方臣主生疑

所以彌覺此職宜在降階監令端右足處時望無人則闕異於九流今但直銓選部有減前資物情好猜橫立别解本旨向意終不外宣唯有從郎分置視聽自改選旣輕先民情已變有堪其任大展遷回兼常之宜以時稍進本職非復重官可得不須帶帖數過居之盡無詒怪自中分荆揚子時便有意於此正訏改革不少容生駭惑爾來多年欲至歲下處分會何偃致故應有親人故近因此施行本意詔文不得委悉故

復紙墨具陳於是置吏部尚書二人省五兵尚書莊及度支尚書顧覬之並補選職遷右衞將軍加給事中時河南獻舞馬詔羣臣為賦莊所上其詞曰天子馭三光總萬寓挹雲經之留憲裁河書之遺矩是以德澤上昭天下漏泉符瑞之慶咸屬榮懷之應必躔月晷呈祥乾維效氣賦(武)景河房承靈天駟(四)陵原郊而漸影躍采淵而泳質辭水空而南傃去輪臺而東洎乘玉塞而歸寶奄芝之庭而獻(大)祕及其養安騏校進駕龍

消輝大敭於國阜晉上襄於帝閑超谿野而踰
綠地軼蘭池而轢紫燕五王暐其術十氏憯其
玄東門豈或狀西河不能傳既秣芭以均性又
佩蘅以崇躅卷雄神於綺文蓄奔容於帷燭蘊
籋雲之銳景戢追電之逸足方疊鎔於丹縞亦
聯規於朱駮觀其雙璧應範三封中圖玄骨
滿燕室虛陽理竟潛策紆汗飛赭沫流朱至於
肆夏已升采齊既薦始徘徊而龍俛終沃若而鸞
聆迎調露於飛鍾赴承雲於驚箭寫秦坰之彌

塵狀吳門之曳練窮虞庭之蹈蹀究遺野之環
祛若夫蹠實之態未卷凌遠之氣方攄歷岱野
而過碣石跨滄流而軼姑餘朝送日於西坂夕
歸風於北都尋瓊宮於倏瞬望銀臺於須臾若
乃日宣重光德星昭衍國稱梁岱佇蹕史言壇
場望踐鄗上之瑞彰江閭之禎闡滎鏡之運既
臻會昌之曆巳辨感五緐之程符鑒君羣后之薦
典聖主將有事於東嶽禮也於是順斗極乘次
躔戒懸日於昭旦命月題於上年騑騑翼翼泛

脩風而浮慶煙肅書䨻雍雍引八神而詔九仙下
齊郊而掩䨓林集矗篁而降祊田蒲軒次巘瑄
璧承齋金檢玆發玉牒斯刊盛節之義洽升中
之禮殫億兆悦精祇歡聆萬歲於曾岫燭神光
於紫壇是以擊鞞蘇之蹈撫埃之舞相與而歌曰
聳朝蓋兮泛晨霞靈之來兮雲漢華山有壽
兮松有茂柞神擬兮貺皇家然後悟聖朝之績
號慶榮之列烈比盛乎天地爭明乎日月茂實冠
於胥庭鴻名邁於勛發業底於告成道臻乎報

謌巍巍乎蕩蕩乎民無得而稱焉又使莊作舞馬歌令樂府歌之五年又爲侍中領前軍將軍于時世祖出行夜還敕開門莊居守以棨信或虛執不奉旨須墨詔乃開上後因酒讌從容曰卿欲效郅君章邪對曰臣聞蒐巡有度郊祀有節盤于遊田著之前誡陛下今蒙犯塵露晨往宵歸容恐不逞之徒妄生矯詐臣是以伏須神筆乃敢開門耳改領游擊將軍又領本州大中正晉安王子勛征虜長史廣陵太守加冠軍將

軍改爲江夏王義恭太宰長史將軍如故六年又爲吏部尚書領國子博士坐選公車令張奇免官事在顏師伯傳時北中郎將新安王子鸞有盛寵欲令招引才望乃使子鸞板莊爲長史府尋進號撫軍仍除長史臨淮太守未拜又除吳郡太守莊多疾不樂去京師復除前職前廢帝即位以爲金紫光祿大夫初世祖寵姬殷貴妃薨莊爲誄云贊軌堯門引漢昭帝母趙婕妤堯母門事廢帝在東宮銜之至是遣人詰責莊

曰卿昔作殷貴妃誄頗知有東宮不將誅之或
說帝曰死是人之所同政復一往之苦不足為
深困莊少長富貴今且繫之尚方使知天下苦
劇然後殺之未晚也帝然其言繫於左尚方太
宗定亂得出及即位以莊為散騎常侍光祿大
夫加金章紫綬領尋陽王師頃之轉中書令常
侍王師如故尋加金紫光祿大夫給親信二十人
本官並如故泰始二年卒時年四十六追贈右
光祿大夫常侍如故諡曰憲子所著文章四百

餘首行於世長子颺晉平太守女爲順帝皇后
追贈金紫光祿大夫
王景文琅邪臨沂人也名與明帝諱同祖穆臨
海太守伯父智以簡貴有高名高祖甚重之常
云見王智使人思仲祖與劉穆之謀討劉毅而
智在焉它日穆之白高祖曰伐國重事也公云
何乃使王智知高祖笑曰此人高簡豈聞此輩
論議其見知如此為太尉咨議參軍從征長安
留為桂陽公義真安西將軍司馬天水太守還

爲宋國五兵尚書晉陵太守加秩中二千石封建陵縣五等子追贈太常父僧朗亦以謹實見知元嘉中爲侍中勤於朝直未嘗違惰太祖嘉之以爲湘州刺史世祖大明末爲尚書左僕射太宗初以后父爲特進左光祿大夫 又進開府儀同三司固讓乃加侍中特進壽薨追贈開府諡曰元公景文出繼智幼爲從叔球所知美風姿好言理少與陳郡謝莊齊名太祖甚相欽重故爲太宗娶景文妹而以景文名與太宗同高

祖第五女新安公主先適太原王景深離絶當
以適景文固辭以疾故不成婚起家太子太傅
主簿轉太子舍人襲爵建陵子出為江夏王義
恭始興王濬征北後軍二府主簿武陵王文學
世祖撫軍記室參軍南廣平太守轉諮議參
軍仍度安北鎮軍府出為宣城太守元凶弒立
以為黃門侍郎未及就世祖入討景文遣間使
歸款以父在都邑不獲致身及事平頗見嫌責
猶以舊恩除南平王鑠司空長史不拜出為東

陽太守入為御史中丞秘書監領越騎校尉不拜
遷司徒左長史上以散騎常侍舊與侍中俱
掌獻替欲高其選以景文及會稽孔覬俱南
北之望並以補之尋復為左長史坐姊墓開不
臨赴免官大明二年復為秘書監太子右御率
侍中五年出為安陸王子綏冠軍長史輔國將
軍江夏内史行郢州事又徵為侍中領射聲校
尉右衛將軍加給事中太子中庶子右衛如故
坐與奉朝請毛法因蒱戲得錢百二十萬白兵

領職尋復爲侍中領中庶子未拜前廢帝嗣位徙祕書監侍中如故以父老自解出爲江夏王義恭太宰長史輔國將軍南平太守永光初爲吏部尚書景和元年遷右僕射太宗即位加領左衞將軍時六軍戒嚴景文仗士三十人入六門諸將咸云平殄小賊易於拾遺景文曰敵固無小蜂蠆有毒何可輕乎諸軍當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先爲不可勝乃制勝之術耳尋遷丹陽尹僕射如故遭父憂起爲冠軍將軍尚書左僕射

丹陽尹固辭僕射改授散騎常侍中書令中軍將軍尹如故又辭不拜仍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江州郢州之西陽豫州之新蔡晉熙三郡諸軍事安南將軍江州刺史讓常侍服闋乃受太宗翦除暴主又平四方欲引朝望以佐大業乃下詔曰夫良圖宣國賞貴崇彝命殊績顯朝策勤王府安南將軍江州刺史景文風度淹粹理懷清暢體兼望實識備夷岨寶曆方啓密贊義機妖徒干紀預毗廟略宜登茅社永傳

厥祚朕澄氛寧樞實資多士疏爵疇庸寔膺
徽列尚書右僕射領衛尉興宗識懷詳正思局
通敏吏部尚書領太子左衛率淵器情閑茂風
業韶遠並謀參軍政績亮時艱拓宇開邑寔允
勳典景文可封江安縣侯食邑八百戶興宗可
始昌縣伯淵可南城縣伯食邑五百戶景文固
讓不許乃受五百戶進號鎮南將軍尋給鼓吹
一部後以江州當徙鎮南昌領豫章太守餘如
故州不果遷頃之徵爲尚書左僕射領吏部揚

州刺史加太子詹事常侍如故不願還朝求為
湘州刺史不許時又謂景文在江州不能潔己
景文與上幸臣王道龍書曰吾雖寡於行己庶
不負心既愧殊效誓不上欺明主竊聞有為其
貝錦者云營生乃至巨萬素無此能一旦忽致
異術必非平理唯乞平心精撿若此言不虛便
宜肆諸市朝以正風俗脫其妄作當賜思罔昧
之由吾踰忝轉深足以致謗念此 驚懼何能自
測區區所懷不願毀 風容貸吾自了不作偷循

如不作賊故以啓白想為申啓景文屢辭內授
上手詔譬之曰尚書左僕射卿已經此任東宮
詹事用人雖美職次正可比中書令耳庶姓作
揚州徐干木王休元殷鐵並處之不辭卿清令
才望何愧休元眺賛中興豈謝干木綢繆相與
何後殷鐵邪司徒以宰相不應帶神州遠遵先
旨京口鄉基義重密邇畿內又不得不用驃騎
陝西任要由來用宗室驃騎既去巴陵理應居
之中流雖曰閑地控帶三江通接荆郢經塗之要

由來有重鎮如此則揚州自成闕刺史卿若有辭更不知誰應處之此選大備與公卿疇懷非聊爾也固辭詹事徙領中書令常侍僕射揚州如故又進中書監領太子太傅常侍揚州如故景文固辭太傅上遣新除尚書右僕射褚淵宣旨以古來比例六事詰難之不得已乃受拜時太子及諸皇子並小上稍為身後之計諸將帥吳喜壽寂之之徒慮其不能奉幼主並殺之而景文外戚貴盛張永累經軍旅又疑其將來難

信乃自爲謡言曰一士不可親弓長射殺人王
王字弓長張字也景文彌懼乃自陳求解揚州
曰臣凡猥下劣方圓無算特逢聖私頻叨不次乘
非其任理宜覆折雖加恭謹無補横至夙夜憔
戰無地容勲六月中得臣外甥女殷恒妻蔡疏
欲令其兒啓聞乞禄求臣署入云凡外人通啓先
經臣署于時驚怖即欲封疏上呈更思此家落
漠庶非通謗且廣聽察幸無復所聞比日忽得
兖州都送迎西曹解季遜板云是臣屬既不識

此人即問郗顒方知虛託此十七日晚得征南參軍事謝儼口信云臣使人略奪其婢臣遣李武之問儼元由荅云使人謬誤誤之與實雖所不知聞此之日唯有憂駭臣之所知使有此三變臣所不覺尤不可思若守爵散輩寧當招此誠由闇拙非復可防自窺州任倏巳七月無德而祿其殃將至且傳職清峻亢禮儲極以臣凡走豈可暫安荷恩懼罪不敢執固焦魂褫氣憂迫失常況臣鬢醜人羣病絕力効職朝點列顧

無與等獨息易駭慙懼難持伏願薄回矜愍全
臣身計大夫之俸足以自周久懷欣羨未敢干
請仰希慈宥照臣款誠上詔荅曰去五月中吾
病始差未堪勞役使卿等看選牒署竟請敕
施行此非密事外間不容都不聞然傳事好訛
由來常患殷恒妻匹婦耳閨閤之内傳聞事復
作一兩倍落漠兼謂卿是親故希卿署不必云
選事獨關卿也恒妻雖是傳聞之僻大都非可
駭異且舉元薦凱咸由疇諮可謂唐堯不明下

干其政邪悠悠好詐貴人及在事者屬卿偶不悉耳多是其周旋門生輩作其屬託貴人及在事者永無由知非徒止於京師乃至州郡縣中或有詐作書疏灼然有文迹者諸舍人右丞輩及親近驅使人處有作其名載禁物求停檢校彊賣猥物與官仍求交直或屬人求乞州郡資禮希餟呼召及虜發船車並啓班下在所有即駐録但卿貴人不容有此啓由來有是何故獨驚之居貴要但問心若爲耳大明之世巢徐二戴

位不過執戟權亢人主顏師伯白衣僕射橫行
尚書中令袁粲作僕射領選而人往往不知有
粲粲遷爲令居之不疑令既省錄令便居昔之
錄任置省事及斡童立依錄格粲作令來亦不
異爲僕射人情向粲淡淡然亦復不改常以此
居貴位要任當有致憂兢理不卿今雖作揚州
太子傅位雖貴而不關朝政可安不懼差於粲
也想卿虛心受榮而不爲累貴高有危殆之懼
早賤有溝壑之憂張單雙災木雁兩失有心於

避禍不如無心於任運夫千仞之木既摧於斧斤一寸之草亦瘁於踐蹋高涯之脩榦與深谷之淺條存亡之要巨細一揆耳晉畢萬七戰皆獲死於牖下蜀相費禕從容坐談斃於刺客故甘心於履危未必逢禍縱意於處安不必全福但貴者自惜故每憂其身賤者自輕故易忘其已然爲教者每誡貴不誡賤言其貴滿好自恃也凡名位貴達人以在懷泰則觸人改容不則行路嗟愕至如賤者否泰不足以動人存亡不足以

絓數死於溝瀆死於塗路者天地之間亦復何限人不以係意耳以此而推貴何必難處賤何必易安但人生也自應畢愼爲道行已用心務思謹惜若乃吉凶大期正應委之理運遭隨參差莫不由命也既非聖人不能見吉凶之先正是依俙於理言可行而爲之耳得吉者是其命吉遇不吉者是其命凶以近事論之景和之世晉平庶人從壽陽歸亂朝人皆爲之戰慄而乃遇中興之運袁顗圖避禍於襄陽當時皆羨之

謂爲陵霄駕鳳遂與義嘉同滅駱宰見幼主
語人云越王長頸鳥喙可與共憂不可與共樂
范蠡去而全身文種留而遇禍今主上口頸頗
有越王之狀我在尚書中久不去必危遂求南
江小縣諸都令史住京師者皆遭中興之慶人
人蒙爵級宰值義嘉染罪金木纏身性命幾絕
卿耳眼所聞見安危在運何可預圖邪時上既
有疾而諸弟並已見殺唯桂陽王休範人才本劣
不見疑出爲江州刺史慮一旦晏駕皇后臨朝

則景文自然成宰相門族彊盛藉元舅之重歲
暮不為純臣泰豫元年春上疾篤乃遣使送藥
賜景文死手詔曰與卿周旋欲全卿門戶故有
此處分死時年六十追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常侍中書監刺史如故謚曰懿侯長子絢
字長素年七歲讀論語至周監於二代外祖何
尚之戲之曰耶耶乎文哉絢即荅曰草翁風必
偃少以敏惠見知及長篤志好學官至祕書丞
年二十四先景文卒謚曰恭世子子婼襲封齊

受禪國除景文兄子蘊字彦深父楷太中大夫人才凡劣故蘊不爲群從所禮常懷恥慨家貧爲廣德令會太宗初即位四方叛逆蘊遂感激爲將假寧朔將軍建安王休仁司徒參軍令如故景文甚不悦語之曰阿益汝必破我門戶阿益者蘊小字也事寧封吉陽縣男食邑三百戶爲中書黃門郎晉陵義興太守所莅並貪縱在義興應見收治以太后故止免官廢帝元徽初復爲黃門郎東陽太守未之郡值桂陽王休

範逼京邑蘊領兵於朱雀門戰敗被創事平除
侍中出爲寧朔將軍湘州刺史蘊輕躁薄於行
業時沈攸之爲荊州刺史密有異志蘊與之結
厚及齊王輔朝政蘊攸之便連謀爲亂會遭母
憂還都停巴陵十餘日更與攸之成謀時齊王
世子爲郢州行事蘊至郢州謂世子必下慰之
欲因此爲變據夏口與荊州連橫世子覺其意
稱疾不往又嚴兵自衛蘊計不得行乃下及攸
之爲逆蘊密與司徒袁粲等結謀事在粲傳事

敗走鬬場追禽斬於秣陵市景文弟子孚大明末爲海鹽令泰始初天下反叛唯孚獨不同道官至司徒記室參軍

史臣曰王景文弱年立譽聲芳籍甚榮貴之來匪由勢至若泰始之朝身非外戚與袁粲羣公方驂竝路傾覆之災庶幾可免庾元規之讓中書令義在此乎

列傳第四十五　　宋書八十五